

# 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

羅石圃

越共與棉共之戰，雖自兩國赤化之日即已揭開了序幕，但由金邊最近指控河內揮兵入侵，並發表斷交公報始行公開，河內則不僅否認侵略，且稱其出兵乃為阻止棉共入侵越境，究竟真象如何？要評估此一戰局，須先了解其複雜的背景。

## 一 棉越共互控及共產陣營的陣線分明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棉共政權國家主席喬森潘突然宣佈與越共絕交，其公報全文為：

「民主柬埔寨政府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卅一日，考慮到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武裝部隊侵略民主柬埔寨的領土；考慮到越南侵略大軍發動對付民主柬埔寨及柬埔寨無辜人民的毀滅性殘酷侵略行動；考慮到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七年無理召回越南駐金邊大使這種不友好及不軌的企圖；民主柬埔寨外交部茲發表如下聲明：

(一)民主柬埔寨政府決定暫時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卅一日起，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斷外交關係，直至越南侵略軍撤出民主柬埔寨的神聖領土及雙方恢復友好氣氛為止。

(二)派駐越南的柬埔寨外交人員及使館人員，一律限定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最後限期全部離境」。<sup>①</sup>

在此同時，金邊電台所播出的戰訊，經由曼谷方面的軍事專家綜合分析指出：六個越南陸軍正規師，在數百輛坦克、飛機、和大批重砲支援下，于十二月廿九日，沿一千二百多公里長的越寮邊境向棉邊開始全線總攻。至十二月卅一日，已攻入棉境的省份，包括來塔那吉利、蒙都吉利、桔井、磅湛、波羅勉、柴楨（位于鸚鵡嘴地區），茶膠和貢不（濱臨暹羅灣），深入棉境數十公里，其先頭部隊距離金邊不過六至八十公里路程。<sup>②</sup>

棉共駐北平大使皮謙在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了經過金邊「人代會」特別會議所通過的一份聲明書。其中指控越共對高棉的不宣而戰，目的所在：擄掠糧食和牲畜；迫使高棉加入由河內控制的「印支聯邦」，以便吞併高棉，並採用支持『棉奸』推翻棉

註①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元、一、二版。

註② 「中國時報」，一九七八、元、一、四版。

共政權手段，且稱今年越南侵略高棉過程中，有「外國人充當砲兵和裝甲部隊顧問、專家或指揮官，在邊境越共軍中參加指揮作戰」，接着警告「這些外人和外國政府，必須停止介入侵略行動」，一般認為他所指的外國，顯然是針對蘇俄。

在提到「棉奸」時稱：「越南製訂了許多計劃在棉境進行罪惡活動，例如它組訓了一小撮棉人叛徒集團效忠越南，企圖摧毀柬埔寨共黨政權」，並聲稱：「這些叛徒仍在棉境活動，但相信他們必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當記者問及目前棉共是否接受外國援助時？他的答覆是：在高棉變色前，曾獲得許多外國提供道義、政治和物質上支援，他相信在與越南作戰期間，這些國家亦必然會加以援助。③

撇開棉共的一面之詞，再傾聽河內方面的辯駁。當棉共駐北平大使招待記者的同時，越共駐平使館也同樣對棉共開啓戰端提出了指責。它宣稱棉共的聲明，乃對兩國邊界局勢真實的「無恥歪曲」，並指出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以來，棉共即動員了龐大的武裝部隊，屢次侵入越南邊境地區，所進行的冷酷劫掠、殘殺，造成邊境越人損失慘重，死傷累累④。河內政權總理范文同，在經由「越南通訊社」所發表的談話，根本否認越共軍侵入了高棉，祇是「爲了抗拒來犯的敵人而戰」，並重申河內的和談要求，否則棉共便須負起「全部責任」⑤。

其次，棉共一名外交官員指責河內傳說中共顧問指導棉共軍作戰爲造謠⑥，適與金邊譴責蘇俄針鋒相對，另一方面，莫斯科「真理報」則直接指控中共爲棉共擬訂侵越戰略，及派遣大批軍事顧問參與越棉戰爭；而北平對這場戰爭雖未發表正式言論，但它在報紙上所刊登的，都是站在棉共的一方。由此便不難看出蘇俄與中共各袒所親，已經陣線分明了。

## 二 越棉在變色之日便已開啓戰端

棉越共雙方就此次作戰所提出的指控，已透露了其邊境之戰，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便已開啓了戰端。至于戰事因何而起？由那一方先動干戈？這些問題都不難尋求答案。越棉兩國的邊界本已模糊不清，在法國入侵以前，高棉乃爲安南阮王朝的屬國，至淪爲法屬殖民地以後，印支三邦同隸于法國所設置的總督管轄下，都不會有國界之爭，當三邦獨立時，金邊與西貢雖發生過疆土的爭端，但由于越棉都先後興起了禦共之戰，便更形成了國界的無法劃分。

註③ 「路透社」北平電，一九七七、十二、卅一。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元、六。

註⑥ 香港「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八、元、五日版，印支通訊員錢德撰稿。

越戰前期，施亞努的如意算盤，是將國土供越共軍作為庇護所及假道，以換取河內與北平的友誼，及承諾對棉共不予支援，且便于農民餘糧向越共軍就近高價出售，誰知對方反客為主，先在棉境修建永久性營房及公路，且與南越交通線聯成一氣；繼後又驅逐高棉邊防部隊，並向當地農民征糧抽丁，雖然因此導發了金邊反施亞努及驅逐越共軍怒潮，但無論金邊與棉共部隊均無力收復這些邊境國土，這是越棉共赤化後的邊境爭端之一。

魚鈎和鸚鵡嘴地區，位於湄公河三角洲，乃越棉水上交通的孔道，由於兩岸都是沼澤丘陵，荊荊蘆葦遍佈，毒蛇與螞蝗等橫行，加上泥濘沒徑，以致變成當時越共游擊隊的窠巢。一九七〇年尼克森下令駐越美軍入棉掃蕩，始將它們肅清，至美軍撤退，為保持越棉水上運輸暢通，乃將此一地區防務交由西貢部隊接防，以防阻越共游擊隊捲土重來，龍諾政府自無異議。至棉共奪得政權，又形成與河內的另一邊境爭端。

當棉越相繼變色之時，喬森潘曾不斷在由金邊廣播電台發表高棉國土再不許駐有外軍的聲明，而鑿鼓之聲，在泰國海軍巡邏時已清晰可聞，其後更發現一向為越棉互爭主權的童島、康島已駐有棉共防軍，至於兩國陸地毗連的邊界，從陸續逃至泰國的兩國難民透露，無不異口同聲地指出一直都是烽火頻仍，到了上（一九七七）年夏季，且已迅速擴大升高，而其戰場又都在南越境內，北越的邊防部隊似乎防不勝防，這由瑞典記者所見到的戰況亦可說明。<sup>⑦</sup>

據一批經南越逃至泰國的高棉難民指出：南越的河仙、朱篤兩市，經常遭到棉共軍攻擊，以致居民疏散一空，雙方出動的部隊，包括砲兵、裝甲車及飛機，各有四至五千人，瑞典記者團前往訪問，乃由越共安排，旨在使他們目覩戰爭所留下的創傷。河內國防部長武元甲、參謀總長文進勇等亦曾先後親臨此一邊區，號召越共官兵須奮勇擊退來犯的敵人<sup>⑧</sup>，具見棉共軍的不斷出擊對越共防軍壓力之嚴重；至九月以後，戰局更擴大到了西寧（原為南越人反共、反北越統治的武裝基地），而使越共防軍益加四面受敵。

### 三 南越叛亂風起雲湧的來由

河內自併吞南越以來，其內部即已形成叛亂風起，四面楚歌，除前政府武裝部隊一部份拒不投降，仍在各地竄擾而外，另有中部高原山族經過美方裝備訓練的特種部隊興起了反共抗暴烽煙，及以湄公河三角洲為根據地的「和好教」，以西寧省為基地的「高台教」，早在抗法戰爭時代，即已與越共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此兩大宗教均在當地擁有廣大信徒，及嚴密組織與自衛武裝，在西

註⑦ 「赤色高棉情勢的管窺」，本刊，十七卷，一期，一九七七、十、十，拙著。

註⑧ 香港「星島日報」，刊載專用「紐約時報」華府電，一九七七、八、十、一版。

貢淪陷前夕，便已由其主教下令所有受政府征召從軍的信徒返鄉抗共，以致越南全部變色後，越共防軍隨時隨地都會遭到他們的進攻<sup>⑨</sup>，棉共經常攻入的河仙、朱篤兩市，便是位于湄公河三角洲。雖未必與堅決反共的兩教有所聯絡，但分進合擊，一致對準越共防軍，則顯然是彼此的共同目標，這亦顯示了棉共爲了收復失地，乃不惜支持敵人的敵人，根本不計及被支持者的立場。

一般多認爲越南原爲統一的國家，而南北越的劃分則始自日內瓦停火協定，殊不知我國史書上的安南王國，其版圖僅限于北圻。至清代乾隆年間，雖經阮王朝造成了南、北、中三圻一統局面，但爲期不過八十餘年，又由法國將它鼎足三分——以北圻爲「東京保護地」，南圻爲「交趾支那直轄領地」，中圻爲「安南保護王國」，此舉顯然在適應其民族與風習的不同。至日內瓦協定劃分南北越後，逃避共黨政權統治的愛好自由北越人，不惜拋棄廬墓而投奔南越，爲數達一百多萬，更使南北越之間不僅有地域觀念的分歧，且在意識型態上也有了很深的鴻溝，這便無怪乎南越變色後，反共黨與反北越統治的勢力迅即勃起而趨向合流。<sup>⑩</sup>

至河內政權在蘇俄慫恿下提前成立統一政府，「南解」及其附庸黨派連獨立政權的虛名亦被撤消，遂使反河內親俄政權的暗潮，大有與反共、反北越勢力結合之勢，這由黎笋在黨代表大會指責：「有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應該將他們驅逐出黨」一節，可以證明。同時「路透社」在報導這段消息之後加以註釋說：「有跡象顯示黨內可能存在分裂，最明顯的，乃爲分別在南北越資深黨員的分歧。隨着南北越統一，「南解」及其外圍組織份子被委任高職的甚少；另一原因，則爲蘇俄與中共的支持者彼此不和」<sup>⑪</sup>。事實上，中共與「南解」關係的深切，超過中共與河內的關係。當「南解」建立臨時政權時，其主席阮友壽首先訪問北平，並撇開河內而與中共簽訂了經援等協定，繼後並有北平的船舶與它直接通航，當時一般都認爲中共大有支持「南解」與河內分庭抗禮的用心，以便它的勢力由雲南經寮國伸入高棉、南越，置北越于其包圍之中，使蘇俄對河內鞭長莫及。

又毛澤東在西貢淪陷前，即曾面告河內駐北平大使稱：「越南如果反帝不反修，便會有第二次革命」。並叮囑他以此言轉告范文同、黎笋、武元甲及長征<sup>⑫</sup>，這顯然在警告河內：假如祇反「美帝」而不跟從他反「蘇修」，則北平必將製造越共陣營內訌，興起反抗河內親俄政權的風波，由此便不難窺知南越的反北越及反俄叛亂遍起，乃有中共的黑手伸入其間，而唯北平馬首是瞻，且由它一手裝備訓練的棉共武裝部隊，其不斷向南越叛軍基地的邊境襲擊，且不惜有助於南越叛軍，正適合北平打擊河內親俄政權的要求，可見蘇俄指責越棉共之戰，乃由北平指使棉共武裝侵越而起，及河內透露曾俘擄棉共軍中的中共指戰員，都非無的放矢。

註⑨ 「赤色越南的內憂外患」、「幼獅月刊」，四十五卷、四期，拙著。

註⑩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本刊、十五卷、十二期，拙著。

註⑪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十二、十九、三版。

註⑫ 「江青在天津對幹部講話」。

#### 四 越共出動重兵旨在反擊棉共侵擾越邊

當越共揮軍進攻高棉時，在兩日之內，便已佔領了長達百餘公里深入數十公里的棉疆，可謂勢如破竹，並未發生過激烈戰爭。一般都不了解，棉共防軍何以竟聽任敵人長驅直入而不予阻擊？據曼谷方面分析，此乃由于棉共軍的編組，都是依照中共專家的指導，以廿四名輕裝備官兵所組成的突擊隊為基本戰鬥單位，雖然可以迅速地互相結合，但其最大的戰鬥體也祇能相當於一個團<sup>⑬</sup>，其所擁有的北平製造武器及抄襲而來的游擊戰法，面對着以師為戰鬥體並擁有俄製重武器的越共軍，自不敢在陣地戰的戰場上當其鋒，所以祇有採取不抵抗主義。

至于中共的軍事專家，何以對棉共軍的編組、裝備及戰法採取如此設計？顯然在着眼于突擊南越邊境的便利。棉共武裝之所以經常能突擊深入南越數十公里的河仙、朱篤、西寧等地，便是依靠此種編組及戰法，靈活運用「敵來我去，敵去我來」，及「敵分我合，敵合我分」的中共造反時期游擊戰法。當然，此種作戰方式，亦須有廣大民衆的支援及友軍的配合行動，方可隨時了解敵情，到處取得糧秣供應，及牽掣敵人行動，反過來說：如果敵方得到民心歸向，並有嚴密的自衛組織，造成野無所掠，則游擊戰便無用武之地了。

由棉共軍在南越的不斷出擊，且連年以來都自詡戰果輝煌，更由河內亦承認所受打擊的嚴重，便顯示前者與湄公河三角洲及西寧的叛軍已有密切聯繫，棉共軍如果沒有「和好教」、「高台教」衆多信徒的合作，一致以它為反河內的友軍，並有他們的武裝和它分進合擊，便斷沒有困擾越共防軍的可能。這都不難看出河內的出動重兵對棉共作雷霆萬鈞的打擊，正是為了報復北平利用棉共武裝不斷挑釁的陰謀。越共雖然無意攻陷金邊，但范文同否認越共軍已侵入高棉國土，便說明了這些被佔據的地區，河內已視為它的版圖，其部隊沒有撤回的打算。由于蘇俄在南越遭到了普遍的仇視，河內在其慫恿支持下，雖已將南越併吞，但為顧慮激起南方的叛亂擴大，亦不敢應允蘇俄租借金蘭灣的要求。此次河內出兵打擊與南越叛亂聲氣相通的棉共，莫斯科在事前大有允予支持的可能。何況推翻了與越俄敵對的棉共政權，中共在印支三邦便再沒有立足之地。

#### 五 越共不敢深入金邊的顧慮

至于棉共所經常攻入的河仙、朱篤等地，及越共軍目前所佔的地區，其主權究竟應該誰屬？此一由歷史所遺留下的複雜難題，

顯然無法在法理上求得公平解決，對這一地區疆界爭端的來由，從我國史乘上則可以找出若干經緯，據「大南實錄」載：

「己未卅一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春正月，故明將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高，率兵三千餘，戰船五十餘艘，投思容沱海口，自陳以明國通臣，義不事清，故願來臣僕，時議以彼異俗殊音，猝難任使，而窮迫來歸，不忍拒絕。真臘國（高棉）束浦（西貢地區舊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經營，不如因彼之力，使闢地以居，一舉而三得也……」。

又：「戊子十七年（一七〇八年）八月，以鄭玖為河仙鎮總兵，玖建營伍，開河仙七社，駐于芳城，民婦日集，卒贈左都督」。

在此以前，真臘國因王位之爭，形成兩王並立，一方乞援于安南阮朝；另一方則乞援於暹羅，安南進兵南旺（即金邊），以致真臘國土分屬於安南與暹羅，由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楊彥迪等開發西貢地區，至十八世紀初年鄭玖任河仙鎮總兵，都是出于安南阮朝的委任，可見當時高棉的湄公河以東均已成為越南的屬地，祇在金邊保留其國王的名義而已，至法國殖民政府成立，始重劃國界，使高棉得以恢復大部份舊疆。棉共既然以河仙、朱篤等地為其國土，不惜使用兵爭；河內強調其出兵攻佔的棉邊乃在越南版圖之內，也有其歷史的來由。

誠然，棉共以不及十萬人的總兵力，面對擁有蘇俄重裝備及總兵力六十餘萬的越共，在排山倒海的攻勢下，自然不敢當其鋒。如果越共繼續推進，則金邊指顧可下，然而河內亦不能不顧慮多端，而其首要考慮，便是怕中共威脅它的後方，當一九七五年夏秋之交，越棉共首次爆發邊境主權之戰，河內之所以不得不由黎笋赴金邊以談判解決，據「波昂日報」透露：便是中共從海上窺視海防所促成<sup>⑮</sup>。河內雖在戰後明顯地偏向蘇俄，但祇在為了牽掣中共，使其不敢置之于附庸地位；而蘇俄之所以並未將河內政權與東歐附庸一例看待，也正是為了它隨時可以倒向北平，這是越共推遠北平而又不致激怒北平翻臉的苦衷，可見它此次出兵高棉在邊境的停軍不進，顯有不便過于觸怒北平的顧慮。

## 六 河內侵入高棉的腹案

越共揮軍進入棉境的下一步驟，一般認為在迫使棉共政權改組——以便在金邊出現其傀儡政權，由棉共一再揭露它扶植高棉「賣國賊」，更說明了河內早有此一腹案，不過由越共卯翼而成的「吉蔑越盟」（*Khmer Vietnam*），在棉共陣營之中並無地位，

註⑭ 「東南亞列國志」，程浩著，旋風出版社印行，頁六五。

註⑮ 同註⑦。

據「洛杉磯時報」記者喬治·麥克阿瑟從曼谷所發出的報導稱：這批經由河內所養的棉共五千人，除在戰爭中死亡者而外，其餘的都已棉共于奪得政權後斬盡殺絕。<sup>16</sup>

胡志明在其組織赤色印支聯邦的構想中，最大的失策，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停戰協定」簽字後，即將他所培養的棉共武裝兩營人全部撤至北越，其後在越戰初期，又爲了拉攏金邊以資假道及建立庇護所，不得不履行對施亞努所許下的不支援棉共的諾言，以致經過河內千錘百鍊的棉共武裝既不能遣回棉境參加叛亂，且對新起的高棉共黨亦不敢加以支援。至一九七〇年河內與金邊化友爲敵，這才將它多年培養的棉共武裝送回棉共陣營參戰，但他們既早與祖國社會脫節，而在高棉土生土長的棉共——赤吉蔑（Khmer Rouge），又以仇視越共而視他們爲「賣國賊」集團，處處都加以防範敵視。

一九七五年金邊變色後，正值越棉共開啓邊境戰爭期間，曼谷方面曾傳棉共發生政變奪權，最近金邊廣播也證實了河內確曾利用其在棉共陣營的爪牙發動過流產政變。至上年八月，泰國克良薩將軍亦稱金邊在不久前破獲了政變陰謀，所有參加的人連家屬都被處死<sup>17</sup>。由此可見上述「洛杉磯時報」的消息，並非妄言，也說明了河內在棉共陣營中已再沒有由其培養的殘餘份子，亦即沒有支持組成其金邊傀儡的可能。充其量，祇在壓迫棉共改組政府，由對河內態度比較緩和者主政，以便停戰和談。

不過由河內所培養的棉共份子，也會有再投奔它的漏網之魚，這從棉共方面指控越共仍有大批「棉奸」，且包括了前政府的皇室官員，可以看出。很顯然，在施亞努流亡政權統屬的武裝部隊，除「赤吉蔑」、「吉蔑越盟」而外，尚有由皇室子弟所率領的「吉蔑解放軍」（Khmer Pun Doh），自金邊變色，施亞努被囚，這支部隊的官兵亦即被棉共政權下令一律殺無赦，其中一部份盤據吉利隆山區與棉共從事長期戰鬥，顯然已有不少人投入越共邊防軍中受到庇護，最近金邊電台一再播報早已銷聲匿跡的施亞努函件，表示支持棉共抵抗入侵的越共軍，便是針對這批被越共利用的高棉皇室子弟而發的。

在南越有不少棉裔越人被征召入伍，曾被前西貢政府另立營伍，并建立了不少戰功，棉共對這類棉裔部隊，自會特別垂青，由逃至泰國的高棉難民透露：在他們經由南越的途中，越共防軍不僅不予留難，且懇切地挽留他們定居，並應允優先界予工作，可見越共亦收容了不少高棉外逃的青年編入行伍，由于棉共的奴役殘暴比越共尤有過之，預料越共將在其佔領區建立高棉的地方傀儡政權，並以其部隊中的棉人武裝，作爲這些地方政權的基本武力，再進一步號召廣大棉人抗暴，組成各地自衛武力，俾與金邊對抗，由越共防軍就近策應支援，并進而逐步奪取金邊政權，這可能是越共揮軍進入高棉的第一步腹案。

註16 「中央社」洛杉磯電，一九七八、元、十六。

註17 同註7。

## 七 棉共所展開的宣傳戰

棉共的對策如何？首先是召集「人大」臨時會議決定與河內斷交聲明，公佈越共揮軍入侵的戰況，控訴河內企圖置它于附庸以便實現「印支聯邦」的陰謀及其培植高棉「賣國賊」進行罪惡活動的種種詭計，同時金邊更經由其派駐北平的大使皮謙招待記者，將控訴越共出兵侵略的廣播聲明再加公開，並揭露在侵棉的越共部隊之中，有蘇俄的顧問及技術人員介入，藉以顯示此次戰爭，乃蘇俄夥同越共公然出兵侵略東南亞的開端。但究其實際，這是金邊與北平共同擬定的對越俄共的宣傳戰。

正于此時，河內副總理兼外長率團訪問「東協」四國——印尼、大馬、菲律賓、泰國，以便增進外交經貿關係或談判建交，強調和平共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以談判解決爭端……。在面對着棉共公開指控越共出動六個正規師侵入它的領土，及揭露河內利用所豢養的棉共爪牙，一再企圖以政變奪權，便無異告訴幻想與河內和平共處的「東協」國家：連同屬共黨統治的高棉，尚免不了遭到擁有蘇俄顧問的越共大軍侵略，那麼自由國家與河內貿易建交，豈非有如開門揖盜？

中共在泰國與棉共的邊境突衝中，曾自告奮勇願為雙方調人，並邀請泰國新總理克良薩將軍訪問北平，以便為泰棉和平鋪路，其用意所在，美國「新聞週刊」已經指出：乃在企圖從中漁利，希望高棉成為中共在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基地，用以抗衡在越寮勢力日益增加的蘇俄<sup>⑮</sup>。至于棉共何以對改善與泰國的關係任令越寮捷足先登？當曼谷與河內已在冠蓋往來，觥籌交錯之際，棉共武裝仍然侵擾泰邊，乃由于高棉與泰國接壤的荳蔻山區反共武裝猖獗，使它不得不企圖肅清後再與泰國和談，方可建立支援泰共的基地。如果我們不否認越俄與北平金邊對泰共早有領導權之爭，則不能不認為越共出兵進逼金邊，含有牽制棉共圍攻荳蔻山區叛軍的作用。

棉共對越共的宣傳戰，尤其揭露河內出兵侵棉在實現其組成印支聯邦的陰謀，對泰國所發生的作用最大。因為胡志明根據其「印支聯邦」構想所組織的「印支共黨」，除越、棉、寮三邦而外，泰共亦為其成員，以致一般認為印支三邦赤化後，在「印支聯邦」組成的同時，便將以支援泰共武裝奪權為首要任務，先由泰共在寮國建有流亡政權，並有經由莫斯科及河內哺育的泰共份子參加<sup>⑯</sup>。一旦棉共在越共大軍壓境的情勢下出現了親越的傀儡政權，自然可以援例出兵挾泰共進入曼谷奪權，所以越棉共之戰，雖為共黨政權互相合併，但泰國及「東協」國家都不能不對棉共表示同情，這便是金邊宣傳戰的戰果。

此外是棉共突擊隊已鏖入越共軍的後方。在越共大軍已攻入棉境十多天以後，河內所透露的消息指出：湄公河三角洲及西寧等

註⑮ 美國「新聞週刊」，一九七七、十、廿四版，「潛望鏡」專欄。

註⑯ 「泰國政變與今後局勢評估」，本刊，十七卷、三期，拙著。



八省地區，均有棉共軍展開攻擊，而當地的反共抗暴武裝，亦乘勢崛起，形成到處一片烽煙，尤其與鸚鵡嘴一水之隔之建江、安江、龍江三省，由于一向是「和好教」及前政府軍反共基地，更加形成一片砲火之聲，這又是棉共報復越共軍入侵的另一對策，也證實了它和南越的反共武裝已有相當聯繫，才能在此緊急時期，一致打擊越共軍空虛的後方，這是越共軍不敢深入金邊的另一顧慮。

## 八 結論

越共在進軍高棉之日，便要求金邊以和談解決邊界爭端，同一天越共外長阮維楨結束訪寮，并與寮共外長發表聯合公報，其中尙稱「越寮將加強軍事團結，長期合作，及與棉共政權互相支援，再進一步發展與東亞國家關係」。雖然這是在訪問「東協」國家之初，不得不先行表示河內與永珍、金邊關係良好，以便有利于拉攏自由鄰邦，但也顯示了越共向高棉的進軍，並沒有擴大戰火的企圖，祇在壓迫棉共不敢繼續攻擊越邊。金邊斷然發表與河內斷交聲明，及公開控訴其出兵侵略，顯然是河內始料所不及，也嚴重地防礙它改善與自由國家關係的企圖，故不能不寄望于與棉共停火和談，藉資彌補。

棉共所發表的公報中，祇稱「暫時」與河內斷交，便已預留了談判停火的餘地，但堅持越共必須先行撤軍才能和談，這又是河內無法接受的。其實越棉共雙方都苦于民窮財盡，遍地哀鴻，叛亂烽煙四起。戰局的擴大升高，適足以便于兩國自由鬥士的復國運動，中共與蘇俄雖各處心積慮，企圖支援其所親而推翻對方的夥友，但亦深知此種火併的戰爭後果，不僅對越棉共是自相殘殺，且使它們的和平膏藥也將因此無法向自由國家推銷，所以也不能不期望以談判結束戰爭，問題是缺乏了中間的調人。

蘇俄與棉共早已形成水火，中共雖與棉共形同一體，但對河內仍然在表面上友好如初，河內有「邊事專家」之稱的副外長范憲于元月九日訪問北平後，接着周恩來遣孀鄧穎超即率領副外長韓念等赴金邊訪問<sup>②</sup>，顯然是經由河內的促駕始有此行而作和平使者。且棉共總書記兼政府總理波特于她抵達金邊前夕，即經由廣播宣稱：「在越共停止侵略行動時，則金邊政府準備與河內恢復友好的長期關係」<sup>③</sup>，亦暗示金邊對原持先撤軍、後談判的原則，似已不再堅持。

不過共黨一慣都是視談判為熱戰的輔助戰場，其邊談邊打往往會經年累月，縱使越棉共雙方可以互派代表從事談判，似亦不致影響越共在高棉佔領區扶植地方傀儡政權，及棉共武裝與南越叛亂勢力並肩襲擊越共軍的後方，所以一般預料這場戰爭可能演成長期性的亦戰亦和的局面。

一九七八、元、廿脫稿

註① 「路透社」北平電，一九七八、元、十八。

註② 「法新社」北平電，一九八七、元、十八。